

主 編 卞 甫

副 主 編 陳玉宇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一輯)

「洪武、建文朝」

二四

綫裝書局

蘇平仲文集卷之九

章良弼諒校正重刊

記

定軒記

劉君公翼以浙江按察知事入奏留京師搢紳與之遊者誦君之美而告於余曰劉君故儒生也雖濟臚仕而雅不忘舊學故有齋居之所曰定軒願乞言於子以記之余聞之愧且謝焉鄙人於聖賢之學未之有得劉君之所以名軒者烏足以知之將以言其情也又未嘗及君之門瞻望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竊嘗觀之矣二儀高厚而無窮七政循環而無端四時變化而不測而莫不有定運焉人之爲人手足耳目口鼻之爲體與夫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爲物而莫不有定形焉五方之異音九

刑之異俗智愚賢不肖強弱勇怯之異質而莫不有定理焉內而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外而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而莫不有定職焉予奪廢置誅賞黜陟有定法焉尊卑上下之於輿馬宮室器用服食有定制焉朝覲會同冠昏喪祭飲射蒐田有定禮焉四民有定業焉百工之作什器有定式焉凡窮達有定分焉道合則合道離則離有定守焉惟其運之定也是以章部會元分至啓閉盈虧薄食退留伏逆可得而推惟其形之定也是以峙者流者飛者潛者動者植者倮者可得而名惟其理之定也是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放諸四海而準惟其職之定也是以治衆若治寡而庶事不勞而集法一定而不可私也故尊爲萬乘命一有德討一有罪而必付之所司制一定而不

可喻也故虽有過人之材出群之力高世之智擬乎封君之富而亦無敢越厥志禮一定而不可紊也故四海猶一家而千萬人猶一身惟其有定業也是以無職事者出夫布惟其有定式也是以輪人輿人弓人廬人車人梓人之攻木築氏冶氏鳧氏栗氏段氏桃氏之攻金函人鮑人鞞人韋人裘人之攻皮鍾氏匱人愰氏之設色玉人珉人雕人之括摩陶人旒人之搏埴其爲師者不煩而其爲弟子者有成分定也是以用則行而舍則藏得不喜而失不戚守定也是以可生可殺而不可誘之以利劫之以勢定運也定形也定理也此天地之所以宰萬物也定職也定法也定制也定禮也此人主之所以宰天下也定業也定式也此衆人之所以擇而處之也定分也定守也此君子也所以自強也而皆爲學之當務也念吾之生也幸而爲人早夜

孜孜勉勉求踐吾形盡吾性安吾分毋易吾所守不吾用也則
業吾業終焉如其用吾則垂紳端笏入主之前立不易之法建
經久之制損益一代之禮翊扶天地之運以舉吾職庶幾善學
者哉雖然操舟以入海必定之以指南夫然後克有所底止而
況學者如之何其可無定志也故傳有之曰知止而后有定劉
君倘不以余言爲老生之常談則請以爲記

清風幙記

金華府經歷廳事之後舊有軒焉廣平馬君爲經歷之又明年
始葺而新之以爲宴休之所地不改闢而勝戶不易鄉而敞城
之北夫容諸峯不障于睥睨者一舉目可見環以喬木左右映
帶竄聲遠遁野興橫生君時從僚交集處其間油然不知日之
既夕兀坐乎軒中者如坐大山長林之下未有不灑然者也太

守鍾君曰是宜名清風樓既而告余請爲文以記之余觀鼓萬物以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無過乎風而吾祖文忠公以爲風也者力主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夫如是故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嗟乎豈惟風爲然善爲政者莫不然聖王之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生之而不庸殺之而不怨蓋得風之道也而君子法之曹參用蓋公之言以治齊而齊大治者其不出於此乎金華雖劇郡然其山水清遠其習俗淳厚其君子貴德而賤利其小人尊吏而畏法九爲郡者率以風流文雅談笑觴詠爲事方國初用兵東南常倚金華以爲重大將相繼於此治軍實以平勾吳定於越取七閩自是郡守以下勞於營職窮日夜不休茲軒直尋丈耳葺之猶不暇尚何暇能雍容自適如

故事哉豈其材皆不足歟慮民之難擾懼事之難集不臨之以
聲威則馭之以智巧皆務出奇而莫知行其所無事也而欲廢
幾昔人之雍容宜其不可得哉惟二君之材賢既足以相濟而
文能叶其志順其俗乘其時而施其政一切除去苛競而與之
相安於無事以故不勞而治然後因其餘閑葺其庭宇而與僚
友退食之暇講求政理焉商確古今焉委蛇以自適焉郡之人
聞其愉愉以適于斯也咸樂然相告曰自軍興郡無此風且二
十年矣何幸於今復見之斯世其小康乎侯其遂與我休息乎
我等其將優游以卒歲乎此與聞其鍾鼓見其田獵而欣欣者
奚以異蓋君子之風善爲政之倣也向使政未平訟未理田里
未安雖有燕閑之地誰與適此而亦安能獨適哉故一軒之葺
於二君之政雖不足以爲損益而其爲郡不煩綽有餘力則可

槩見也已矣余喜三君之政成嘉斯民樂與之同樂而又恐有
力者將奪二君以去也故述其大節如此庶來者登其軒聞其
風慨乎想見其人以其所以治郡者治郡則民之於二君雖至
久遠而猶蒙其庥也而斯軒者亦將托以不朽乎

聽松樓記

嶺門在平陽縣治之南一里其地介乎東山九凰兩山之間林
氏世居焉即其居之左作樓以奉其親則余友敬伯也余嘗與
客過之入坐樓中俄有聲若潮汐至而波濤驚也若雨雹交作
而人馬並馳也若筦磬絃匏之襍奏而合止以祝敵也徐而察
之則環樓皆古松柯葉彌布若車盖蒼然際天望之有太古之
色風颯然南來觸之動之撓之而紛披而凌亂而叅錯而爲此
聲也客顧謂余曰美哉颯颯乎䟽瀾世之汙濁以快一時之懷

有不在茲乎而孰橐籥是而孰吹噓是其出於風也乎哉其出於松也乎哉謂其出於風耶風行乎蒼莽之間方其未與松遇也曷嘗有聲哉謂其出於松耶松立乎巖壑之際方其未遇風也曷嘗有聲哉由是言之謂聲出於風不可也謂聲出於松亦不可也謂出於風於松皆不可則果安出耶余曰子未之知耶物之無形者非風而何物之有形者非松而何凡物之在兩間有形者實無形者虛虛者實者相值也相搏也相磨也相激也而聲於是焉生故橐籥無聲鼓之而有聲管無聲吹之而有聲唯風與松亦是故風非松其聲無所托松非風其聲無所發聲出於所托故其清濁無常聲出於所發故其作止有時然則謂之出於風可也謂之出於松亦可也人籟乎地籟乎天籟乎故伯父子朝夕披襟而坐隱几而聽其審之矣子其質之固不必

起南郭子綦也敬伯父子其豈非莊周所謂心融者乎神凝者
乎不然自有此松即有此聲函胡清越洋洋盈耳聽之而不聞
過之而不顧曰不知幾千百人而其聲自鳴自息於天地之間
不知幾百載矣何獨敬伯父子聞焉顧焉樓焉而聽焉窮聲之
狀足耳之欲飄若蟬蛻而撫有宇宙焉敬伯作而曰先生之言
至矣吾親嘗名吾樓曰聽松請書以爲記

聽泉樓記

永康縣北三十里有山曰方巖峯巒峭拔林壑幽邃泉流其間
而峽束之而崖瀉之而竇泄之而窪內之而石扼之而木梗之
而聲出焉或大或細乍疾乍徐旣清且圓發天然之律呂寄遺
音於澹泊非清廟朱絲之所及也胡君濟原過而聞之恍然不
知泉之聲而疑有若作樂山谷中者曰異哉此孔子聞之於齊

而三月不知肉味者也何爲而在此哉徐而察之則巖壑中皆
流泉廻轉激觸而爲此也倚杖臨聽戀戀不能去乃即泉之涯
構樓曰聽泉起居飲食常在乎是霜晨月夕凝然端坐窮泉之
聲足耳之欲而自適焉或者以爲陳六代之器絃匏三百五篇
雅音之風颯豈特泉之比乎聽者且猶坐睡焉而況山中之泉
琅然有聲鳥足以悅耳而濟源聞而悅之至於作樓以聽之雖
其嗜好與人殊也抑豈非僻乎濟源以告予予復於濟源曰詎
不聞乎非有度數而鈞節自成此韶之大全也故曰韶則亡矣
而有不止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而
凡有聲者皆吾堯舜磬匏絃也獨泉聿哉然世之人方汨沒於淫
哇而聽者誰歟縱有此聲無此耳吾先祖所以興歎於水樂也
今濟源獨寤寐咸韶於數千百年之上追伶倫后夔友其人於

冥漠一旦聞泉聲入而心融可謂留於音矣是其中必有所得也不然泉鳴幽壑響應空山過而弗顧聽而弗聞人日以數百千而泉也自唱自和於寂寞之濱不知其幾千萬年夫何獨濟源顧焉聽焉而不厭焉其得乎天爲何如也然則濟源延州來季子之徒歟東郭子綦之徒歟雖然方濟源聽之而有得也濟源口且不能自言而況夫人乎則濟源之所以聽泉者將誰知之何怪夫人以爲僻也被雖吾僻又何病焉適吾適而已矣適吾適也吾不知老之將至矣又何病焉濟源咲曰有是哉乃歌曰今夕何夕得聞簫韶起而視之空山寥寥草樹不驚明月中霄有聞無聲流泉灑灑后變已矣師曠莫招聊樂我心於焉逍遙

皆山樓記

武義西南行四十里至俞源俞源隸括之麗水在其治之東百

有九十里介於群山之中其地方廣數十里山聯絡無間斷其溪折行山罅間不見首尾皆自高趨下初於山隙處遙望見謂是瀑布其田皆墾闢山趾爲之繁石以爲畔岸高高下下秩若階級其路皆側迳緣崖懸磴臨流如曳練隱見木末其民居多負山而因山以爲垣墉散處九數百家族大而望于鄉者曰俞氏其居第之址於衆中夷以衍然其四面之山若望雲雲峯九龍之屬亦高出屋危而俯窺几席也余嘗出其途山之雄尊深秀婉麗端重傑特峭拔不知可方終南王屋五臺峨嵋三峽赤城雲門五老羅浮與否觀其高薄霄漢者潤含雨露者蛟龍翔者俊猥蹲者旗幟舒者屏障矗者劍槊攢者芒角露者騰欲上者倏似窺者環若衛者拱而揖者馳而赴者輳而集者離而分者屬而合者將仆壓者欲攫翬者立者偃者仰者槲者窪者突

者顛者顛者使人神駭目眩不暇應接亦奇矣哉而往來之人弗之奇也況於王著者乎少則矜之多則厭之頻見則輕之倏遇則貴之此人之常情也俞氏之考原善生長乎其間朝莫起居食飲接於目者無非山也意其輕且厭之矣顛乃若未嘗見山者至於作樓以臨以觀是何其情與常人殊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君子之於樂貴乎自得使其中無得極天下之尤物方其快意無物與易忽焉情遷未有不厭者也使其中有得極天下之微物以適吾適無所不可雖至沒齒又何厭之有哉原善之於山也其得諸心者歟不然何以能不輕且厭耶且夫朝陽夕陰春雨秋露風雪冰霜烟霏雲霞變化不同而巖姿壑態亦不同雖窮天地不能盡其妙也又豈一覽而能發其妙哉然則原善亦將泝乎有物之初而求於一氣之始以徐觀夫千古之

變也如此則審與常情殊矣原善與其季原遂原吉原禮皆高
尚其志無慕乎外欲知其人尚於其所樂觀之

三然樓記

人之生有耳目有心志有神氣曰耳目吾以之爲用者也曰心
志吾以之爲主者也曰神氣吾以之爲幹者也爲吾用者隘則
陋故欲廣吾視聽爲吾主者鬱則昏故欲適吾意趣爲吾幹者
勞則耗故欲安吾精爽豁然則視聽廣矣悠然則意趣適矣恬
然則精爽安矣視聽廣然後用行意趣適然後主尊精爽安然
後幹強故豁然所以養耳目也故悠然所以養心志也故恬然
所以養神氣也養生者安得不兼務之有以養耳目無以養心
志是養其外而不養其內非善養生者也有以養心志無以養
神氣是養其性而不養其形非善養生者也耳目而耳目養焉

心志而心志養焉神氣而神氣養焉則可謂善養生者矣此張氏三然樓之所以作歟張氏世家平陽登瀛里作樓里之小屏山下則思中也樓爲屋三間中間北鄉名豁然東西間皆南鄉西名悠然東名怡然於是人號曰三然樓思中嘗與余登焉坐乎其中一望數十里高者下者洪者纖者峙者流者動者植者皆几格間物也而吾耳目得所養焉入乎其西碧梧丹桂杉松檮檜蔚蒼成林掩映軒戶清風不動爽氣自臻林景陰翳疑出塵境得也失也休也感也榮也辱也皆不足以累我也而吾心志得所養焉憩乎其東方床幾几可据可隱解衣岸幘或偃或仰書揮架而忘披琴掛壁而忘彈無思無爲無將無迎禁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不知其關鍵橐籥之在我之在天地也而吾神氣得所養焉乃始知思中命名之意非偶然也余與思中